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務觀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九十六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九十六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九十六冊目錄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續)	魏齊賢、葉菜		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清鈔本		三
	魏齊賢、葉菜		二
			一

尺牘

與張欽夫書

朱晦翁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嗜音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清切此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不遠其要在是而致知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宋集珍本叢刊

者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萬物躍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宜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

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閑啓銳直發其秘誨諭諄諄不以惡牀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某終疑之蓋善者无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善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宋集珍本叢刊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

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問也且如世之有
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亂而無安危耳豈可謂堯
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
惡之說更思之却以見教

荅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
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
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令人着箇察識
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示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
龜鑑須有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
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不怏荅之如此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再荅何叔京

伏蒙亦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
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
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
之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偽皆神明
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某向荅二公有所未盡後來荅游誠
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之心體用始終雖有
實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
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荅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
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
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初
也先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

也入者存也本先定之時亦元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
只此四句說得心
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无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
即入別元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无時者為心之正
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
与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荅石呂二書為呈但子約書中語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荅范直閣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辭其愚豈肯勤反復如
此感章深矣但伏思之終有未契處不敢然請畢其詞以求正
於左右么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无異
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与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
以仁義為有二則么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
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擇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
能合二者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免降高
以就卑即近以為遠姑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

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按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並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无殺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請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士然聖人分上无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无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主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无形爲道體而以判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无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无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爾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先生又發明之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五

宋集珍本叢刊

顧公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願詳覽前書重賜特誨下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錫譬俾无疑爲望特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

答余正甫

辱書相与之義甚原而陳義又甚高三優感歎不得所言然嘗切謂天下之理万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一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見於一二况遽以二三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千里之謬將不俟拳足而已迷錯於庭户之間而已矣故明道先

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孝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十里移書以開講孝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二即爲刑舒以禍天下則僕上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猶將維此以進也

答萬卿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六

宋集珍本叢刊

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之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亡是乃私意之尤者上何足与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孝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點者性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上面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灑灑不可致詰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哉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再答余正甫書

二先生所論敦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

教也及其酬酢不乱者亦教也故曰毋不敬儀若思又曰事母
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
謂樂者亦不過謂習中无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閑一路
而欲其和樂也然欲習中无事非教不能故程子曰教則自然
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閑
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
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方是法守之人爾
亦非謂自得之又却須放閑也先已後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
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礼與非礼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
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致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答萬卿書

向來奉答所喻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近答萬卿書論之尤
詳意者一讀當已洞然而无疑矣而來書之喻尚復如此雖其
運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
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永不鄙又
不得不有以奉報章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无失者正
生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爾乾坤變化万物
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謂所反身而誠
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此非謂盡

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
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
者皆氣之爲也故聚則有散則无若理則不爲聚散而有无也
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平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渥
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未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
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之礼以類而感若性
則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於理
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无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
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
之陰或求之陽无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饗之其至誠惻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恒精微恍惚之意盖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
見報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合有雖死而猶
不滅哉然則自爲一物歲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之孫求
而時出以饗之邪馬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
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疊計已无地
之可容矣是文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无
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
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
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无愧
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

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夫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是乃
元所焉而然者狀異端焉生死士大元常迅速然後孝者正不
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焉此之說所以為說愈
多而愈不愈此皆此皆亦粗率其端其曲折則有非必古所能盡
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
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
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
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獲多言終亦无補

荅范直閣書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前日因平父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
和伏惟台候起居万福公奉親屏處幸粗達山間深僻亦可觀
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以樂矣
迫於親養憂末湏為武林之行計必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
別紙重諭忠恕仰荷不棄其愚与之反復焉德甚厚謹以來教
所示熟思之得敢為說以請益焉公前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
一貫之語然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
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无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道在
各足元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亦有
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元非極致二程所謂雖

天之命於謗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著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
夫子所以告學者与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
先生謂曾子所言与為道不達者異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
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
已及人則宜未免能誠一於天安得与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
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惟与天道

者未嘗為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所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
循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耳苟下學者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
礙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
幸甚它疑義上多蒙諭使得請教此風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崇欲以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
行也前日在共父處得直閣丈還朝陞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
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雖然久矣莫以此言罄致吾
君之惻者矣近日所召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
端士焉前言儼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迭登之命亦非晚矣
願焉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依歸謹上狀不備

再荅

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鵠曉切至但於愚見
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日請教之時
雖略窺大義而涵泳未久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謹錄近所

訓教一段拜呈乞賜批鑒可否示下客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居幾閱歲有得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索寺丞書

公失計此來无可言者初若稍可校格亦不敢必焉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生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左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措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一經監司呵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有變易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能俯仰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一

宋集珍本叢刊

以思飢杜門去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優愛其所守焉暇肝以來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已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无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閤往往无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公以一身孤客於此勢小兒外甥在此无婦女看管无日不病時又須自視問其壻壘家中碎小想見无入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某已如此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也但初意只一二月間故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省所奏語事勢須聞白

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

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也此六當去也向來聞中

私竊有以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聞後季之耳目實

非細事今既此來无復工夫可以向此而妄用漸盡與死焉隣

萬一湮然於此則此遂成千古之恨非獨公不睇目而已也此

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為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備舉非

不有書懇諸公乎祠然又不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

之必從所請乃十萬之幸大紙自度材力事勢祠部之外選甚

差違都做得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則以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

狼狽諸公儻家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邪幸以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二

宋集珍本叢刊

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喜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或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无所用其力耳

答陸子壽書

先王制礼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礼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未猶忌盡變故生優于寢而以事生之礼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礼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无疑矣但遷廟一節邦氏用穀梁綽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札疏所解定氏說但據周札廟用自此一句亦非明驗故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馬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詳然其大要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切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而力詆定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飲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可有深考者然周札自虞至附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撤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古今學者廢幾元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於札經不熟而考訂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然亦不特如此公常以為大凡讀書處事常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求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急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闕併及之章恕狂妄

答司戶書

公家晚元嗟李不如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亦喻程氏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言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元不在而李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考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人所當為者而已鄙見如此賢者以為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殆近有万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李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及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從游也公比已弓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荆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未有承賂之期臨風馳想切冀

以時爲親自愛

與程允夫書

久不聞問方以爲懷人來併得兩書備宿北來待奉之餘進學不倦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已物爾斯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今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客院閑期尚遠野性雖馴恐不堪優閒更然亦姑仕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益諸說深見日來進修之刀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叮囑某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无所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五

宋集珍本叢刊

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十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

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論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

有草萊數段不甚完備繫及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寓

本說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厭充足滿于

渾書須亦見之蓋雖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李之

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季上有見處此等

自然水消瓦解无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真不虛語

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

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所季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

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

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鄖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見立此箇宗旨相与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談得失當已次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汪伯虞書

月日公頃有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公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大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声香之美差以爲慰茲承不鄙遠見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公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得得贊一絳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公頃歲嘗拜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六

宋集珍本叢刊

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

其聲教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所以相先者之切當也邕州

使君往見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

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于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

皆非他人所能教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况如公之淺陋

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疎拙下親吏事公私惶惚日

不暇給尤覺荒泣不能一吐胃中所欲言者因風先此致教以

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縻卧田間呻吟之悔乃當有報執事

耳惠墨甚富且昨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生一通幸視至未有

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

答崇安趙宰書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尋欲乞憐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為此耳初不知其為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外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元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重輕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答建昌顏君書

七月九日頃首復顏君足下包頭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七

宋集珍本叢刊

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李問不在則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未有論也聖人教人博文約札李問思辨而力行之自洒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方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李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在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性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元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李之切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叔扶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知吾子知

尊教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頭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劉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元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何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不知所以爲子計矣秋氣向涼餘惟自愛

答歐慶似書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忽忽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李甚善甚苦抑嘗病今之李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元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李伯諫書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李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爾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元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錫誨期之異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元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昭

答潘端叔書

答許順之書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爲便來稽之此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
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
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充已復禮慙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
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方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
則日間幹當甚事邪云云

答許順之書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要放舍耳。不
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謂之道心。舍而亡則
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无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
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万狀。此所謂

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也云云

各埠分館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九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十九

二十

宋集珍
本叢刊

又書云：「美大廉，而忘其自愛。」

能明則見之則亦各歸咎附不然則意不同不
 時處指千味前
 顯吾千發知多人思氣在靈曰亦而且與之千
 發指之或千其
 吾千聖人之意之聞之則所曾知得聞非隱
 多則此中朕意不端料上曰夫聞之之端將
 夫聖非
 聖將夫聖非
 聖將夫聖非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

尺牘

遺釋

與惠林廣慧禪師三帖

東坡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蕪無與勦治者忽領手教累幅稍覓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万里近方地瘡老病不優性日而都下盡事十倍於外可畏也復望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万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懷斷苦寒鳥衆自重不宣 東林寺碑既獲結緣三寶稍除業障又得託名大士皆所深願但自別後公私百冗近又絕無頃刻閒不敢草草下筆專在懷惟少寬限也悚息悚息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宋集珍本叢刊

示喻臂痛示與衆生同病耳然俗服未免悲情更望倍加保護王氏博濟方中三冊有一虎骨散及威靈仙丸此仙方已僕要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衆元用虎跬操爲作腦骨切望相信便合服必效必效自餘都下有幹望示足急脫名茶謹已格頭感刻

與賢師上人

東坡

辱簡喜聞法履增勝和續陰者琴願有聲韻不知何日何得之法醞三壺充下藥不一

與金山祖印

東坡

昨夜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太湯法政恐觸著好供優却回納不一

與雪齋言上人

東坡

去歲吳興倉卒馬別至今耿耿諸君窮陋往還斷絕遠尋不遺尺書見及感昨殊洋比日法駭佳勝札翰愈猶健諒必稱是不蒙寄示何也雪齋清景發於夢相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万万自愛

與金山寶覺

東坡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賤復得笑語一酌之樂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宋集珍本叢刊

讀之矣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方万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途中寄去近有後札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與大覺禪院

東坡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願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微耳以此蓋不欲俗家徒藏意上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士風薄忠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尔也請勿復談此也此之人可令齋去兵卒之類又不

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伏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督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也詩筆計益老健或惜得敬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惠百十首閑暇當錄寄冗中不一

近不復如往日愛書畫閑物益衰老事事寥廓公猶以往日之意見期也慎勿見示他畫雜物之類切切

與參寥大師二帖

東坡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道遠堂未嘗不慨然也為書動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軀康佳感報兼至二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容所要直贊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三

宋集珍本叢刊

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甚善公聞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留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看陪從少暇奉陪不盡意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與僧官不識能遣舌到黃已半年朋遊希少思念二公不忘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達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埋故且尔而釋老數公乃優十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亮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此已焚筆硯斷作詩故无緣屬扣然時優一

聞以慰孤寂甚幸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初不相妨何為廢之耶當更磨探以追配彭澤未聞惟千萬自愛

與育王大覺禪師

葛叔忱

前經從山中得一笑言頗慰塵勞尋以職事頻出稍疎問訊勞想可知春寒雨重不審法候何如不宣前日人回附記當已呈達報為鄙句後與俞君同賦篇一因為奉呈惟是踈拙之詞已窮矣可取禪餘一笑也

向者城東得一夕以奉清論多所聞益尋以陰雨遂不成山中約以歸迴望寶剎馳情何已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四

宋集珍本叢刊

病衰百事倦懶復汨汨於塵事中日益昏愚矣何時一侍圓音以聞節寒承遽入丈室即惟輕適尚與珍重

即日粗遣煩天氣少涼病軀方可出入當上候左右比來筆研幾於屏絕惟多於空法粗知信向而性皆累重无可超之途乃懷教誨勉誠何已

病軀衰怯坐隔禪席睽依餘教馳情何已秋暑特甚違者既自有以清涼其身而山中復无人事之勞何樂如之

前日同宰君過山中會承杖錫入城快快還舍有五言一首并昨時二詩繕寫以呈塵俗之人无情而言謹資一捧發耳

比得晚夕奉餘誨慰釋无窮自天童回方欲轉錢湖却宿東館

以紆平日磨礪仰慕之意會中途得家問言推于病洩日並即
疾強但還俗累如其此免為達者所笑乎却望觀判但有罕吝
薄寒四大如何

昨潛上人還山因附問已知呈達病倦冗卑雖失繼音而客子
來往時得動息之詳用以為慰不待餘論久矣區區鄉生勞於
夢寐人過節當造丈室即日不審法候何如

今年暑熱特甚海邑殆不可過日書紙廢置故久不獲奉寄但
以企仰山中清勝計多賞心不審即日法候何如專使人參問
兩後頓涼方思一請法席忽辱來示并貽清詩聞問歡歡不待
親承餘論而滯思已釋矣即日四大安好旬浹間得參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此辱惠教日嘗於局事而又私室多故遂曠馳問惟深企仰即
日法候安和公蒙照如昨沈迷簿書日並厭悔竊思承教邀未
可得儻未棄還特枉誨言幸甚幸甚

與神智大師三帖

曾丞相公亮

茲承惠騰仍示訊函過形柔軟之音特慶遼除之命永言愧感
莫罄喻云特在脰融路方濟阻勉勤法味以永吉祥專修狀陳
謝伏希垂照慈不宣

連勞書示深荷勤誠知已被四衆之請紹嗣廣智道場江東度
門今知不墜矣塵勞之繫相見未由千萬聆風但深企想
春脰万福自聞續廣智道場相距遼遠未由一面行人茲至再

沐書示備聞宣揚祖教為一方休佑良慰遐抱晤期未卜良想
孤風希為四衆倍調清味

與神照大師四帖

李樞密

山介遠來簡書為慰欣承要生之餘道氣充集深慰傾企也鄙
夫汨在宦途日走市朝雖一舉一手足不離法界然而聽松風
望秋色與陪空大士揮塵抵掌為禪悅樂不能无滯墨矣勉詣
自愛以浣塵仰不宣

近知郡司勳附上庵銘行者來損書乃知此信尚未達涉履炎
夏山居化導外且喜道用休暢仍示及肖像一軸傾風林下想
見標表鄙夫即日几蓮之下尚存餘喘揮磨一接未易前期更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馬宗教努力自重

久不接音問不勝騰詠之至行者來損書并刊石亂道見貺漸
荷備承山居道舛冲寧禮越三五年憂患奔走異方風土人物
滿目異類思一見東南山水興高僧談高僧之說其可得哉
土記一事是大因緣无不在心當倡良便焉吾師成之但少須之
耳高秋珍重

重江樓山相望數千里惠而好我持獲音教嚴律張改勿為新
春山中聚徒教化不易示及致生事在心同久矣雖然未放生
而未嘗不放生更少待之珍重珍重

與梵才大師

梅聖俞

昨晚郵句且塞嘉命恐別後佳過便人寄上所以倉卒而成忝故舊略不指瑕而棄言過實令人頓然水物深愧輕澆即未意耳何更見拒且望教契收留幸甚幸甚未行間可能一顧少接清話否

與梵才大師

李樞寄

久別喜道氣冲勝知在迦鑒多日一帶之阻披會未由遂亦長賤并北山新集欽玩欽玩所諭冠引不敢辭避但紛紛俗事少有清具并野性慚懶不奉驅策須作寬期以副雅旨耳不宣

與梵才大師二帖

宋諫議

孰別有年矣人間多事不得時訊吳居然心照所會十里如咫尺比日不審少病以惱否頃者不遺寄脫近詩二軸風存愈峻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七

宋集珍本叢刊

思致益深申詠累日不能釋手乃知上惠所證道妙所存道韻亘然宜契耳欽服欽服公即日粗如幸勿多郵來唱當繼答適有執掌未皇屬思須以暇得和焉謝春序向晚宜如保喬臨紙不尽存辱書訊會出處不定稽於裁復不恨元量此再示教自微爽清未未還故止肯維厚詰問世尊以少病火惱則能仁不免得亦欲示衆生病而救其惱耶幸順世法稍如調治以慰切切詩編題引故不敢辭但二公敷演足下之長辭高誼遠俾小子繼之得元贅荒令且先贊二篇爲謝除煩後訊餘抗假守或遂所求展卜清晤

與梵才大師

鮑郎中

啓案已來屢更歲律欽政之素伊不下懷公自守四明僅周載歲雖積篋不遠道韻可接然生拘簿領元緣際遇良增馳相故歲中存辱題誨終以鮮便久謬修荅胡進士來再貽珍削仍惠及筆詩一軸詞清格峻韻古意深諷誦數四實增降愧珍重珍重春更司職陽旌布和宴坐之餘法味何若万希葆蓄式慰遐思

與梵才大師二帖

晉內翰

邀遠法器屢易歲蹉磨企增勞音題荐至喜知燕處方外安隱少惱兼承惠詩并問信數節如何達人尚肯以塵勞爲念愧刻愧刻俟允務稍隙聊一致意今寄蜀牋一軸少助吟費秋涼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七十

八

宋集珍本叢刊

道自愛不宣

比內辱真翰并新吟十餘章閒絨且喜殊泊中道用安穩盛制殊格冲澹詞句清雅曠其淵源蓋王右丞畫公之流亞也加之聲韻平安與時元近覽之數四不倦甚喜甚喜此於空宗中雖復一餘蕪耳然讚歎佛事道韻物情不可无也知却歸東寺宴處如何寒律初嚴高談未即以副區區之像望也

與梵才大師

林君復

累日前辱惠長韻詩一章并出亦古律詩一集共百餘篇公累年并去筆墨忍忍惟有心跡間如未知有詩雅之趣一得上人高句之辱良用歎服雖病且瀟瀟之三四過而不欲已然殊喜